

李安宅—于式玉藏学文论选

◆ 李安宅 于式玉 著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中国藏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主 编：拉巴平措

执行主编：张 羽 新

# 李安宅、于式玉藏学 文论选

中国藏学出版社

##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总叙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著;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著,均以学术价值为惟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

## 李安宅、于式玉教授遗著 整理出版前言

原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李安宅、原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于式玉,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开我国现代藏学研究先河的前辈学者之一。李、于伉俪一生著述甚丰,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整理出版他们留给后世的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一项对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具有一定意义的工作。在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关心重视下,1987年9月,四川省正式成立了专门整理李、于遗著的编委会。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负责主持遗著整理编辑工作,并将这一项工作纳入该院科研课题计划之中。两年多来课题组遵照编委会确定的方针,力求精,不求全,精选有参考价值的佳作,以充分体现李、于教授的研究成果和水平的方针,在尽量保存原作风貌的前提下,对有关遗著作了适当校订注释和重新归类处理。共整理编辑了有关藏学和社会学的八部遗著。除先期出版的第一部遗著——倾注李安宅教授十年心血的藏学力作——《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外,现在交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还有藏学遗著两部,即《李安宅藏学文论选》和《于式玉藏区考

察文集》；交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还有李安宅社会学遗著五部，即《社会学论集》、《两性社会学》、《巫术的分析》、《语言·意义与美学》和《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在遗著整理过程中，曾得到中央和四川省有关领导同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关心指导，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西南民族学院和四川大学等单位的支持配合，李、于教授的亲属的热情帮助。在遗著出版时，承蒙雷洁琼教授为《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撰写序言，费孝通教授为《李安宅社会学遗著选》题写书名，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冯元蔚同志为《李安宅社会学遗著选》重版撰写序言，中国藏学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为出版遗著付出辛勤的劳动。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从事具体整理工作的同志的知识水平和功力有限，遗著整理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专家同仁批评指正。

李安宅、于式玉教授遗著  
整理编辑委员会  
1990年6月于成都

# 目 录

## 李安宅藏学文论选

李安宅教授小传·····	3
纪念我的喇嘛老师·····	5
拉卜楞寺的僧官暨各级职员的类别·····	10
西藏系佛教僧侣教育制度 ——拉卜楞寺大经堂闻思堂的学制·····	19
拉卜楞藏民年节·····	31
拉卜楞寺公开大会·····	39
藏民祭太子山典礼观光记·····	60
川、甘数县边民分布概况·····	75
喇嘛教育制度·····	109
从拉卜楞寺的护法神看佛教的象征主义 ——兼谈印藏佛教简史·····	120
介绍两位藏事专家·····	148
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	152
喇嘛教萨迦派·····	201

本教——说藏语人民的魔力般的宗教信仰·····	218
噶举派——喇嘛教的白教·····	233
宁玛派(红教)——藏传佛教的早期形式·····	239
藏族家庭与宗教的关系·····	263
藏人论藏(摘译)·····	275

### 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

于式玉教授小传·····	311
拉卜楞寺红教喇嘛的现状、起源与各种象征·····	313
拉卜楞寺祈祷大会的布施·····	316
漫谈“番例番规”	
——直接行动·····	326
普陀、五台、峨嵋	
——蒙藏佛徒对三山的信仰·····	334
“拉娃”，西藏人的巫师·····	339
西藏大德《玛尔巴传》中的“借尸还阳”故事·····	344
藏民防雷·····	356
娘乃·····	359
拉卜楞藏区民间文学举例	
——民歌·····	363
拉卜楞藏民妇女之梳发·····	383
藏民妇女·····	387
我的同院——一个藏族女姓·····	397
介绍藏民妇女·····	409
到黄河曲迎接嘉木样活佛日记·····	415
三科乎滩欢迎辅国阐化嘉木样呼图克图由藏返拉记·····	432


目 录

3


---

兰临途中见闻记·····	437
黑错、临潭、卓尼一带旅行日记·····	446
麻窝衙门·····	468
记黑水旅行·····	484
黑水民风·····	526
后 记·····	566





**李安宅藏学文论选**





## 李安宅教授小传

李安宅教授(1900—1985),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家。汉族,河北迁安人。早年就读于齐鲁大学、燕京大学。1934年至1936年赴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进行学习与研究。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助教、讲师。1938年,按燕京大学与兰州教育科学馆的合作计划,赴甘肃进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工作。1941年起,先后在华西大学、美国耶鲁大学、西南民族学院、四川师范学院等校任教授、客座教授,兼任华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西南民族学院副教务长及民族政策研究室主任、四川师范学院副教务长等职。

李安宅教授一生学术研究成果丰硕。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期间,对美国新墨西哥州西部的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祖尼母系社会进行实地调查,其后发表了《关于祖尼人的一些观察和探讨》。这篇学术报告不囿于陈说,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对美国学者的观点提出有力的质疑,引起了美国人类学界的瞩目与轰动,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李安宅教授在藏学研究方面也卓有成果。他提倡并注重社会实地调查工作,将实地调查——这一社会学研究方法运用于甘南拉卜楞

寺,写出了为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佳作《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中的大部分论文,也是这次实地调查工作的成果。

1950年初,李安宅教授不辞年老体弱,毅然放弃学者生活,偕夫人于式玉教授,双双投身革命事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入藏,任18军研究室研究员。后又在拉萨创办小学,为培养西藏的一代新人奉献出自己的心力和才智。

十年动乱中李安宅夫妇历经坎坷。改革开放后,李安宅先生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并被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中国民族研究学会、中国民俗学会等学术团体聘为顾问,受到社会的尊重。他对藏族人民的深厚感情,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获得人们深深的崇敬。

## 纪念我的喇嘛老师<sup>①</sup>

四月十八日拉卜楞来信，谓该地此刻正疾疫盛行，寺院的喇嘛已经圆寂了三十几位，我的老师也在其内。自抵重庆以来，本希望为西北藏民区接洽一点服务的设备，所以勾留一月以上，不料志愿尚未实现而不及再与我师谋面了！在他老人家，固已久置生死度外，而在我们世间人，尤其是身得请益的实惠的人，则将何以处置这情感上的混乱呢？民用轮的失事，滑翔家的殉职，识与不识，都是“死”给我们的最近刺激。所以，影响我在藏民区的事业的死耗，只能给我以情感上的混乱，而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我这位老师是陕西榆林县的蒙古人，属鄂尔多斯部；沿喇嘛寺院以地名人的习俗，人多称之为“鄂尔多斯”。他很小的时候即在原籍出家，十几岁至当时属于青海现在属于甘肃的拉卜楞寺习经。留学的时候，除习藏文藏语以外，因为旅行的接触，也学会很流利的临夏（河州）方言式的汉语。此外，他虽不是翻译

---

<sup>①</sup> 原载《现代评论》第六、七、八期。系作者悼念他在拉卜楞寺研究藏传佛教时，曾求教过的该寺高僧旦爵窝撒尔之文，1940年。

家,也知道不少佛经上重要的梵文名词。蒙古话自然是他的“母语”,蒙文也因自己的努力而精通。虽然他谦逊地说,只通书启而已。好像他对于蒙文的无师自通,是在留学以前涉猎小说的缘故。这些小说,多是《三国演义》与《彭公案》之类的蒙文译本。所以他对于内地的文化,也比一切同辈喇嘛都格外知道得多。

他的藏文名字,叫作旦爵窝撒尔,意思是“经典之光”。因为和汉人的来往,采杨为姓,然无人管他叫“杨喇嘛”。来自鄂尔多斯的人很多很多,但以“鄂尔多斯”一人之私名,则全寺都知道说的是他,而且也没有不点头称赞的。至于旦爵窝撒尔之藏名,则只较近同辈或师生关系者才知道。我最初认识他,系于去年十月十一日。因景慕其名,先托寺院当局通知,而同藏族喇嘛前往商议常川请教以机会。同往者佳木磋,用藏话说明来意以后,他即谓已在当局处知道了。惟恐学问太浅,不足以副所望,但欲尽其所知,知无不言而已。十七日以后,每日上午七八点至十点半,除有特别事故外,都在他的禅房中请教。他虽不以普通学生待我,我则严敬之心与日俱增,而是待以师礼的。

我的研究计划,本有一部为“个案”。这在寺院,当即《高僧传》之类。对于旁人,可以直接发问;对于他,总想根据长期的认识,再于分别以前,详其族与世家。孰知三月八日暂为重庆之行而告别,竟成永别了呢?所以这里所记,只是中断的印象而已。

他告诉我的材料,有寺院的概况与护法的种类、其形相及象征的远义。还替我口译了拉卜楞的历史。这以后,我们打算共读寺主嘉木样四世的传记,但书借到时,他已病得不能工作了。那时是夏历的腊月,所患为胃病,失眠而且腿肿。勉强请他看病,虽已有效,也终于因为他的老师(名“宝贝佛”)没有积极的主张,而不肯继续吃药。在我们看,他主要坐病之处,乃在没有运动;数十年如一日,除生理的排泄与到经堂作法会外,永远坐在

炕上，不是读经，便是授经。桃李满门，教人明经，是他的唯一企图——不过教经纯系义务性质，即我偶尔的馈赠，他也十分反对。所以向他请教的固定时间一过去，我那一天便算无法补偿了。海拔九千八百尺的冬天，在太阳甫上未出之际，身披老羊皮袄，头藏狐皮厚帽，每天步行二公里到他那里去，常还口鼻结着霜。他则老远那样温温然招呼茶水，而且早已端坐读经。我也永远忘不了他那温温然的态度，他那超然物表的气概。彼此相知愈深，一天比一天减少客气，也就一天比一天多了自动的谈话。他有一天问我，像他那样五十上下岁的年纪，是否还能读得汉文？我说容易得很，因即请他用藏文记下注音字母。他因为字母而认识汉字，亦几乎可以无师自通。第二天去见他时，他已写了几句话在那里：

我是出家人

你是出家人

他是出家人

我们都是出家人

显然是根据了民众课本的字汇与“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那样的格式。因为这样快乐的起点，我也教了几位旁的喇嘛学习汉文汉语。我认为：假定我们要编制藏文课本，这样现成的人才是很容易得其臂助的。不过寺院中人对于外界疑惧的气氛甚深，学习汉文汉语的人尚不敢公开，尚需要相当时间的宣传与表证罢了。

我相信寺院是蒙藏民族当中唯一的学府，假定身为喇嘛的知识分子，不能向群众讲经，而只能替他们念经，则民众不能因知识而进步，寺院也终有因不进步而不存在之日。这样的论点，曾深得他的赞许。恐怕接触越多，请他亲身提倡“知识分子下乡的运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未及实现大乘佛法而身死，不

是我自己的损失，乃是整个蒙藏民族的损失。

他有一次说，只有我那样的“在家人”希望沟通汉藏文化还不够，应该有出家汉僧到拉卜楞一类的寺院，用长时间来学经；深入有得以后，再回内地创立小规模寺院，以谋僧侣学制等纪律化与整个佛教的文艺复兴。所以他对四川僧人成觉在拉卜楞只有三年，甫于藏文有了办法的时候即便走之，深致遗憾。我此次在北碚参观了汉藏教理院，拜访了代理院长——由康藏回来的法尊法师，亟望返回西北时报告给他，使他欢欢喜喜，哪知他竟不及知道这消息便离开这个世界了呢？

他留学于拉卜楞后，已可回鄂尔多斯原籍寺院当主持，终因拉卜楞寺对他的挽留，以及战时道途的阻碍，而不克遂其服务桑梓的志愿。不克回到派他出来的母寺去服务，所以他永远引为遗憾，以致旁处怎样给他高的地位，他也不肯。今以客籍教授终其身，高风亮节，有足多者！举目斯世，市侩化的僧人正多，以视寄生化、官僚化的在家学者，似又不足责焉。此我深致痛于我的喇嘛老师之不得常住于世也！

他的身世，好像父母早已故去，除甥侄辈，别无亲属。在拉卜楞，二十几岁时得显教经堂的硕士学位（“多仁巴”）；三十几岁时得密宗经堂续部下院的博士学位（“昂仁巴”）。据谓：每次升级前，都曾肿胀而患胃病。有人以为他这次患病，或者是在学历以外更有授职赋权的升迁之兆；我自己本也希望夏天暖时，乘欢迎寺主嘉木样五世由拉萨回寺之便，请他过几天草地的生活，当能在阳光底下恢复他的身体，医疗他的胃病。谁知他不及天暖而弃世了呢（拉卜楞在四月依然下雪）。他的病，只是老病？还是因为加上时疫？还是纯粹因为时疫？来信语焉不详，徒使我的哀感愈不得边际而已！

我在拉卜楞的时候，他谆谆以必回见嘱，且于行前派弟子以



“角麻”(长寿果)<sup>①</sup>、酥油见赠。我本拟于回来时有好多话要说,好多事要办,今竟一别永别,叫我到哪儿安排我这正待安排而未得安排的满腔热望呢?我能在联合同志以沟通不同文化间的感情,与促进边地的福利等实际工作中来找纪念他的办法吗?伟大精神是永远不会死的,尚望他的影响在我而弥永、在人而弥溥,惟祝有以默佑之!

---

<sup>①</sup> 俗名“人参果”,一种野生植物的肉根,多生长于牧场草原上。含淀粉极高,味甜,藏族牧民多挖来晾干,作为食粮。